

經

義

述

聞

經義述聞第二十五

高郵王引之

春秋穀梁傳六十一條

其志不及事也 不貳之也 舞夏 始厲樂矣 誅
不填服 苞人民 或說曰故貶之也 電霆也 所
以治桓也 討數日以賂 會正朔也 病 其不地
於紀也 以爲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
十八年春王正月 始人之也 躬君 稱人以殺大
夫 宋萬之獲也 如往月致月 天子諸侯黜至
三鼓三兵 倚諸桓也 諸侯不得專封諸侯 一國
之後 宮之奇諫曰語曰 勤雨也 哆然 諸侯相

見曰朝 塊然 是何與我之淡也 春王正月 出

惡正也 其為主乎救齊 無幸焉 何以爲道 也

乎人之辭也 進不能守 下閭 故士造辟而言

無君之辭也 不以難介我國也 地而後伐鄭 暴

彈之 孰爲 周災不志也 季孫行父禘 注必自此

始矣 不可 梁山 是以知其上爲事也 上雖失

之下孰敢有之 薦其美也 是大夫張也 恥不能

據鄭也 汲鄭伯 非圍而曰圍齊有大焉 車軌塵

一事注乎志 奔而又奔之 此皆無公也 還而

屬其二三大夫

其志不及事也

隱元年傳禮賄人之母則可賄人之妾則不可君子以其可辭受之其志不及事也引之謹案其志二字與上句文義不屬其疑當爲且形相似而誤也君子以其歸賄非禮

以猶謂也君子謂其受非禮之賄也以訓爲謂見經傳釋詞

魯人可以辭矣

今乃不辭而受之故志以示譏而仲子早卒無由追賄又當志其不及事之夫故曰君子以其可辭受之且志不及事也唐石經始誤爲其

不貳之也

祭伯來傳曰來者來朝也其弗謂朝何也竇內諸侯非

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
聘弓鏃矢不出竟場束脩之肉不行竟中有至尊者不
貳之也范注曰臣當稟命於君無私朝聘之道疏曰不
貳之者言臣當一一稟命無自尊之道也引之謹案范
注楊疏皆未得傳意貳非專之謂也貳敵也哀七年左傳注並
也上篇天子聘遣諸侯天子之臣亦聘遣諸侯則是與天
子相敵耦相比竝故謂之貳人臣不敢竝於至尊故無
外交故曰有至尊者不貳之也郊特牲曰大夫執圭而
使時以申信也不敢私覲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覲何
爲乎諸侯之庭爲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正與此

同義而孔氏正義又誤解爲一心蓋古訓之湮久矣

舞夏

五年傳舞夏范注曰夏大也大謂大雉大雉翟雉八人爲列竝執翟雉之羽而舞也引之謹案夏蓋五色羽之名也天官序官夏采鄭注曰夏采夏翟羽色禹貢徐州貢夏翟之羽染人秋染夏注曰染夏者染五色謂之夏者其色以夏狄爲飾禹貢曰羽畎夏狄是其總名其類有六曰翬曰搖曰翯曰翟曰希曰蹲其毛羽五色皆備成章是也舞羽謂之舞夏則所執之羽備五色可知樂記曰五色成文而不亂蓋謂此也

鄭注以爲五行失之辨見禮記鄭注

舞師羽舞以爲析白羽爲之翟非一色不得但云白羽也

始厲樂矣

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范注曰言時諸侯僭侈皆用八佾魯於是能自減厲而始用六佾梁子言其始僭尸子言其始降引之謹案。注意非傳意也。穀梁子以諸侯四佾爲正。六佾爲僭。尸子以諸侯八佾爲正。六佾爲厲。僭與厲皆斥其非。非謂魯能革諸侯之僭侈也。厲之言裂也。廣雅云裂裁也。裁減八佾爲六佾。故曰始厲樂矣。古厲裂同聲。魯語烈。

山氏祭法爲厲山氏是其例也。議厲樂者謂其不當減而減也。郭璞注爾雅乃以厲樂爲作樂失其指矣。

誅不填服

戰不逐奔。誅不填服。范注曰：來服者不復填厭之。引之謹案：誅謂殺戮。非特填厭之而已。填讀爲殄。謂殄戮之也。盤庚曰：我乃劓殄馘之。多方曰：殄戮多罪。不殄服猶言不殺降也。作填者

假俗字耳。小雅小宛篇哀我填寡。毛傳曰：填盡也。釋文填徒典。反爾雅曰：殄盡也。集韻殄或作填。是其證也。凡真從殄之字多以聲近而通。說文引詩靡風殄髮如雲。今詩殄作髮。大雅胡甯填我以阜。韓詩填作殄。是其例也。

苞人民

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范注解苞人民曰。制其人民家大人曰。制與苞義不相近。傳注亦無。訓苞爲制者。范說其也。苞讀爲俘。俘取也。眾經音義卷十三引賈逵國語注曰。伐國取人曰俘。作苞者假借字耳。苞古通作包。見經典釋文。爾雅。俘取也。漢書賈誼傳。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晉灼曰。包取也。敘傳。包漢舉信。劉德曰。包取也。苞與俘同。訓爲取而古聲又相近。故字亦相通。說文。俘。引取也。或作抱。俘。訓爲取而。或作抱。猶俘。訓爲取而。通作苞也。漢書楚元王傳曰。浮邱伯者。孫卿門

人也鹽鐵論毀學篇曰魯李斯與苞邱子俱事荀卿苞邱卽浮邱浮之通作苞猶浮之通作苞也凡從孚從包之字古聲相近故字亦相通

左氏春秋隱八年公及莒人盟于浮來公羊穀梁竝

作包來投壺若是者浮浮或作匏管于八觀篇大因則衆有遺苞矣苞卽蓬有餓茅之禁說文飽古文作餒從采腎采古文孚字也擊鼓杖也禮運明堂位或作棹苞覆車也王風兔爰篇什學廐廚也居氏春秋本味篇作

或說曰故貶之也

八年無佞卒傳曰無佞之名未有聞焉或曰隱不爵大夫也或說曰故貶之也引之謹案上云或曰則下亦當然不得又稱或說曰也說蓋衍文疏舉或曰至貶之也

釋曰就二說之中後或曰是也則或下無說字明矣二
生紀子伯莒子盟于密傳或曰紀子伯莒子而與之盟
或曰年同爵同故紀子以伯先也成二年六月癸酉季
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卻克衛
孫良夫曹公子手及齊侯戰于鞌傳其日或曰日其戰
也或曰日其悉也亦上下皆言或曰是其例也唐石經
始衍說字故亦衍文蓋涉四年傳與于弒公故貶之也
而衍唐石經有之字故者承上之辭未有不宋本以下皆脫言所以貶
之故而但言故貶之者也唐石經始衍故字疏或曰至
貶之也當作或曰貶之也蓋相氏所據本無故字故舉

或曰𩇑之也而釋之傳寫者因上䟽標題二伯至任也
下䟽標題周禮至未詳而衍至字耳自宋本已然。

雷霆也

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傳曰震雷也電霆也䟽曰電
即雷之光霆者霹靂之別名有霆必有電故傳云電霆
也引之謹案古人言霆有二義。一爲霹靂之別名爾雅
疾雷爲霆是也。一爲電之別名此傳云電霆是也。易
繫辭傳鼓之以雷霆劉瓛注曰霆雷也震爲雷離爲電
眾經音義
卷九引。孔穎達本作鼓之以雷電是霆即電也開元
古經電占引京房曰凡霆者金餘氣也金者內鏡而外

與又曰霆或中天而見此人君自以爲明也又曰霆或
正直而長光明者此人君行微人不知曲直又曰霆或
明久而復息者此人君譏問內直言之事則謂電爲霆
西漢時猶有此語故曰電霆也疏分電與霆爲二失之
所以治桓也 莒人辭不受治也

引之謹案說文討治也襄五年左傳楚人討陳叛故杜
注亦曰討治也討可訓爲治治亦可訓爲討桓元年春
王穀梁傳曰桓無玉其曰王何也謹始也其曰無王何
也桓弟弑兄臣弑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
能去以爲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

桓也謂稱王以討桓之罪也宣四年公伐莒取向傳曰
伐猶可取向甚矣莒人辭不受治也伐莒義兵也取向
非也乘義而爲利也謂魯人討莒莒人辭不受討也古
者多謂討爲治哀六年左傳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
謂討范氏之亂也二十三年傳齊人取我英邱君命瑤
非敢耀武也治英邱也以辭伐罪足矣謂討齊人取英
邱之罪也。

討數日以賂

二年傳於是爲齊侯陳侯鄭伯討數日以賂后經討作
計宋十行本以下皆作討范注桓既罪微責大乃復爲

三國討數至日以責宋賂各本亦作討引之謹案傳文及注討字皆當作計范注下節曰桓與諸侯校數功勞以取宋賂校亦計也廣雅曰計校也漢書嚴助傳注曰校計也傳作計數日以賂故范云校數功勞以取宋賂以注校傳其作計明矣傳文作詎則注亦作計明矣釋文出計數二字云色主反注同是傳文及注皆作計數也荀子富國篇貨財取與計數揚注曰計數計算也若作討數則義不可通

倉正朔也 正是日

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倉之既傳曰言日言朔倉正朔也范注揚疏不釋正字引之謹案正當也廣韻正倉正當也

正朔也者。日之食當月之朔也。正之言貞也。廣雅云貞當也。是四年傳蔡昭公朝於楚有美裘正是日。囊瓦求之謂當是日也。古人多謂當爲正。詳見易正乎凶也。下病。

引之謹案。鄭注士冠禮曰病猶辱也。故凡羞愧者皆曰病。桓五年穀梁傳。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於是不服爲天子病矣。言近猶不服遠者可知。此誠天子之羞矣。莊二年傳。公子貴矣。師眾矣。而敵人之邑。公子病矣。言以公子帥師僅伐一邑。此誠公子之羞矣。九年傳。十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以隱。外以千乘之魯而不

能存子糾以公爲病矣言千乘之國猶不能免人於難
此誠公之羞矣宣二年傳以三軍敵華元華元雖獲不
病矣言華元有賢行能得眾心雖師敗身獲不爲羞辱
矣襄八年傳人微者也侵淺事也而獲公子公子病矣
言公子貴人也因淺事而爲微者所獲則公子羞辱矣
哀九年傳取易辭也以師而易取鄭病矣言以鄭師之
重而令宋以易得之辭言之此鄭之羞也十三年傳取
易辭也以師而易取宋病矣言以宋師之重而令鄭以
易得之辭言之此宋之羞也由已羞之謂之病爲人羞
之亦謂之病莊二年傳病公子所以譏平公也言爲公

子羞之也。尤半傳外不言取言取病內也。言爲內羞之也。乃徐邈注襄傳公子病矣云。公子病不任爲將帥。見疏則誤以爲疾病之病。楊氏疏衰傳鄭病矣云。由君不任其才。故爲鄭國病患。則誤以爲病患之病。古訓疏而經說遂踳矣。

其不地於紀也。附鄭氏釋廢疾

十三年傳其不地於紀也。范注曰春秋戰無不地。卽於紀戰無爲不地也。鄭君曰紀當爲已。謂在魯也。字之誤耳。得在龍門。得字疑誤城下之戰迫近故不地。蓋鄭君釋廢疾之說引之謹案傳凡自魯皆曰我。若隱二年傳向我邑也以國氏者爲其來交接於我之屬

或曰內

若隱元年傳及者何內爲志焉爾之屬范注曰內謂魯也

無言已者六年蔡

人殺陳佗傳曰其不地於蔡也文義正與此同蔡也紀

也皆國名也不得破紀爲已戰魯龍門者公羊之說

公羊

傳曰何以不地近也惡乎近近乎圍何注曰今親戰龍門兵攻城池尤危故恥之說曰春秋說云龍門之戰民外傷者滿溝也者非穀梁說也鄭君改穀梁之說以從主說此經故知之

公羊非是又案鄭君釋何氏廢疾義例詳明然亦不能

無失莊九年公伐齊納糾傳三十二年公子牙卒傳范

氏列何鄭之說而不從鄭昭十二年晉伐鮮虞傳其曰

晉狄之也鄭據厥愆之會釋何休之難范云鄭君之說

似依左傳未詳是穀梁意非則亦不信也今案鄭說違

失者不唯此三事而已。莊十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傳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也。曰王者朝日何日。春秋不言月食日者。以其無形。故闕疑。其夜食何緣言乎。鄭釋之曰。朔日日始出。其食有虧傷之處。未復。故知此自以夜食。此及下條皆見注。案月掩日而過。謂之日食之蔽。其明無所虧傷。安得既出之後。尚有虧傷之處。未復乎。傳二十三年傳。茲父之不葬。失民也。其失民何也。以其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何日。所謂教民者。習之也。春秋貴偏戰而惡詐戰。宋襄公所以敗于泓者。守禮偏戰也。非不教其民也。鄭釋之曰。教民習戰而不用。

是亦不教也詐戰謂不期也既期矣當觀敵爲策倍則
攻敵則戰少則守今宋襄公于泓之戰違之又不用其
臣之謀而敗案傳謂以不教民戰非謂教而不用也不
觀敵爲策又不用其臣之謀義在戰于泓傳非此傳不
葬之義也襄三十年蔡世子般弒其君固傳曰其不日
子奪父政是謂夷之何曰蔡世子班弒其君固不日謂
之夷楚世子商臣弒其君何以反書日邪鄭釋之曰商
臣弒父日之嫌夷狄無禮罪輕也今蔡中國而又弒父
故不日之若夷狄不足責見疏案楚夷狄也夷狄不足責
便不日則楚世子商臣弒其君亦當不日矣此說之不

可通者也。哀六年齊陽生入于齊。傳陽生其以國氏何也。取國于荼也。何曰。穀梁以爲國氏者。取國于荼。齊小白又不取國于子糾。無乃近自相反乎。鄭釋之曰。子糾宜立而小白篡之。非受國于子糾。則將誰乎。案子糾未得入于齊。則國非其國也。豈得云受國於子糾乎。

以爲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

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賞。傳曰。御廩之災。不志。此其志何也。以爲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下文曰。何用見其未易災之餘而嘗也。曰。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夫嘗必有兼甸之事焉。傳

兼旬者。對下文千申至乙亥不及旬而言。故范注曰。夫
人親春。是兼旬之事者。本正文及注內旬字皆作旬。乃
涉上文旬字而誤。楊疏曰。兼旬之事者。納粟者旬師而
夫人親春。是兼之也。此不得其解而爲之辭。釋文及唐
后經並作旬。釋文曰。旬如字。十
日爲旬。一本作旬。今據以訂正。壬申御粟災。乙亥嘗以

爲未易災之餘而嘗也。家大人曰。傳言以爲未易災之
餘而嘗者。火焚之餘米不可以奉宗廟。必易之而後可
易之。則旬粟而納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粟其事非
兼旬不能辦。今壬申災而乙亥嘗相距不過三日。則是
未易災之餘而嘗也。上言以爲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
也。志不敬也者。唯與雖古字通。言魯人不易其災之餘
而嘗者。其意若曰。雖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則不敬莫

大乎是故書之曰壬申御廩災乙亥嘗所以志不敬也
徐邈讀可也絕句志不敬也自爲句正與傳意相合桓
八年傳曰烝冬事也春夏興之饋祀也志不敬也癸十
三年傳曰爲社稷之主而先君之廟壞極稱之志不敬
也哀元年傳曰鷦鼠食郊牛角改十牛志不敬也皆其
明證矣范甯乃用鄭嗣之說讀可也志爲句而釋之曰
唯以未易災之餘而嘗然後可志也揆之文義甚爲不
妥皆由不知唯爲雖之衍字故字義失而句讀亦舛矣
少儀雖有君賜雜詆雖三年之喪可也鄭注竝曰雖或
爲唯表記唯天子受命於天注曰唯當爲雖荀子性惡

篇曰今以仁義法正爲固無可知可能之理邪然則唯
禹不知仁義法正不能仁義法正也楊倞注唯讀爲雖
秦策曰弊邑之王所甚說者無大大王唯儀之所甚願
爲臣者亦無大大王弊邑之玉所甚憎者無先齊王唯
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王史記張儀傳唯皆作雖史
記汲黯傳去湯液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說也漢書唯作
雖漢書揚雄傳解嘲唯其人之瞻知哉亦會其時之可
爲也文選唯作雖又大戴禮虞戴德篇曰君以聞之唯
某無以更也墨子尙同篇曰唯欲毋與我同將不可得
也荀子大略篇曰天下之人唯各持意哉然而有所共

予也趙策曰君唯釋虛僞疾文信猶且知之也史記范
睢傳曰須賈問曰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范睢曰
主人翁習知之唯唯亦得謁司馬相如傳曰相如使時
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爲用唯大臣亦以爲然此皆
古書俗唯爲難之證。

十八年春王正月

范注曰此年書王以王法終治桓之事引之謹案桓元
年春王正月傳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其曰無
王何也桓弟弒兄臣弒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
姓不能去以爲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

以治桓也。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傳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與夷之卒也。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傳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終生之卒也。皆言書王之故而於是年獨無傳。則是年經文無王字。與書王者不同。故不發傳也。三年春正月不書王。遂不發傳。是其例也。范所見本已增王字。故云以王法終治桓之事。案傳言元年有王而不及末年。則末年不書王。與元年異。可知否則桓無王而書王。傳不應無說也。

始人之也

莊元年。夫人孫于齊。傳曰孫之爲言猶孫也。諱奔也。按

練時錄母之變始人之也。范注曰：夫人初與桓俱如齊。

今又書者於練時感夫人不與祭，故始以人道錄之家。

大人曰：傳言錄者，閔錄之也。

閔錄義見下。漢書賈捐之傳：孝武皇帝錄昌頤以來。

敬爲邊害。亦謂閔錄也。人之者，仁之也。

仲尼燕居：郊社之禮，所以仁鬼神也。鄭注曰：仁猶存。

也。聖子經說篇曰：仁愛也。說文曰：仁，親也。義並相近。

謂於練時閔錄夫人之不與。

祭於是始仁之也。公羊傳曰：夫人固在齊矣，其言孫子。

齊何念母也。彼言念母，此言人之其義一也。方言曰：凡。

相憐哀，尤疑湘潭之間，謂之人兮。中庸表記竝曰：仁者。

人也。鄭注中庸曰：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

漢時謂相親爲人偶。賈子。

刊奴篇曰：胡嬰兒得近侍側，胡貴人更進得佐酒前上。時人偶之。檜風：匪風箋曰：人偶能割亨者。人偶能輔周。

道治民者聘禮注曰每門以人意相存偶之言今本作

輒指者以相人偶爲敬也乃後人以意改之注表記曰人也謂施以人恩也則人

今據聘禮疏訂正與仁同義公羊春秋成十六年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

子招邱傳曰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地

曰在招邱悽矣何注曰悽悲也仁之者若曰在招邱可

悲矣閔錄之醜表記注引公羊傳仁之作人之是其明

證也仁與人義相通故字亦相通繫辭傳何以守位曰

可以知其入矣墨子非命篇命者非人者之言也呂氏

春秋論入篇哀之以驗其人人竝與仁同漢韓勅造孔

廟禮器碑四方士仁問君風燧士仁與士人同

躬君

躬君弑於齊。使之主婚。媼與齊爲禮。其義固不可受也。引之謹案。躬君弑於齊。當作君躬弑於齊。范注曰。魯桓親見殺于齊。魯桓釋君字。親見殺于齊。釋躬弑於齊。四字。則范所據本作君躬弑於齊。明甚。而釋文出君弑二字。則居初君字。已誤倒於躬字之下。不始於此。經矣。或曰。釋文當本作躬弑。後人以已誤之。傳文改之也。

稱人以殺大夫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傳曰。稱人以殺大夫。殺有罪也。家大人曰。大夫二字。涉上下文而衍。隱四年。衛人殺祝吁。于濮。傳曰。稱人以殺。殺有罪也。與此文同一例。則不當

有大夫二字明矣。僖七年鄭殺其大夫申侯彼是君殺大夫故傳曰稱國以殺大夫殺無罪也此不當言殺大夫自唐石經始有之而各本遂沿其誤僖七年疏引此無大夫二字

宋萬之獲也

十一年傳內事不言戰巢其大者其日成敗之也宋萬之獲也引之謹案傳謂宋萬爲公所獲也獲上不當有之字蓋涉上文釋蔡侯之獲也而衍疏舉傳文作宋萬之獲也則唐初已衍之字不始於石經矣

如往月致月

二十二年傳公如句往時正也致月故也如往月致月

有懼勞爾引之謹案下如字蓋衍公如乃統下之辭故
范注曰陳公行例則下文但分言往與致不須更言如
矣定八年傳公如句往時致凡危致也往月致時危往
也往月致月惡之也往月上亦無如字唐石經婚誤衍

天子諸侯黜聖

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傳曰禮天子諸侯黜聖大夫倉
士黜丹楹非禮也或曰太平御覽卷一百八十七引穀
梁傳作天子丹諸侯黜聖傳意言魯僭用天子之禮故
下云丹楹非禮也若天子諸侯同黜聖傳何用述此禮
御覽所引本是引之謹案此說非也傳意以黜聖倉士

皆禮之所有而丹楹則禮之所無故云非禮非謂其僭
用天子之禮也下文刻桓宮桷傳曰禮天子之桷斲之
斲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斲之大夫斲之士斲本
刻桷非正也亦以刻桷非禮之所有故云非正非謂其
僭天子也左氏公羊皆云非禮也孔穎達曰諸侯之禮
正禮楹不丹桷不刻故云非禮也
固有與天子同者若禮器天子諸侯臺門天子諸侯之
尊廢禁之屬是也唐石經及各本作天子諸侯黝堊皆
不誤御覽居處部十五引作天子丹諸侯黝堊丹字乃
涉上下文丹楹而衍左傳正義北堂書鈔禮部八白帖
六十七所引竝與今本同又廣雅釋宮云天子諸侯廟

勳望卿大夫蒼士鞋卽用此傳之文故知今本之非誤
三鼓三兵

二十四年傳天子收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詔侯置三
麾陳三鼓三兵家大人曰陳三鼓三兵本作陳三兵三
鼓與上文文同一例。唐石經兵鼓二字互誤而各本皆
從之。北堂書鈔武功部八。太平御覽天部四兵部七十
二。開元古經日古六引此竝作陳三兵三鼓。

倚諸桓也

三十一年築臺于秦傳或曰倚諸桓也桓外無諸侯之
變內無國事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爲燕辟地魯外無

諸侯之變內無國事。一年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
惡內也。范注曰：譏公依倚齊桓而與桓行異引之謹案
范謂與桓行異是也。而謂依倚齊桓則未達倚字之義
倚讀爲奇。奇異也。奇諸桓者異於桓也。異於桓者桓與
魯莊皆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而一則越千里之險
北伐山戎爲燕辟地。一則一年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
之利異莫甚於此矣。故春秋書其異於桓者以譏焉。王
逸注九章云：奇異也。古字倚與奇通。易說卦傳：參天兩
地而倚數。蜀才本
倚作奇。春官大司馬：杜子春曰：奇讀曰倚。信三十三
年：穀梁傳：匹馬倚輪無反者。釋文：倚居宜反。卽奇輪也。
字或作畸。莊子大宗師篇：取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

而伴於天釋文疇李其宜反云奇異也疇於人而伴於天謂異於人而同於天也天下篇南方有倚人焉釋文倚本或作疇同紀宜反李云異也然則倚諸桓者猶云疇於桓耳荀子天論篇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疇楊注曰疇謂不齊也齊桓魯莊之行不齊如是以謂之疇
炭古字多假借後人失其讀耳

諸侯不得專封諸侯

僖二年傳說城楚邱曰其不言衛之遷焉何也不與齊侯專封也其言城之者專辭也故非天子不得專封諸侯諸侯不得專封諸侯雖通其仁以義而不與也引之

謹案。下不得。蓋涉上不得而行。唐石經已然。案既言非天子不得專封。則無庸更言諸侯不得專封。且下文言不與者不與其專封也。若專封上有不得二字。則與下文不貫矣。

一國之後

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申知以上乃能慮之。引之謹案。此論地之大小。非論時之遠近也。不得云一國之後。後二字。蓋後人增之。以與耳目之前相對。而不知其不可通也。耳目之前。至小也。一國至大也。耳目之前。得所玩好。而一國以亾。故曰。玩好在耳

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下文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則
患在一國之謂矣屠后經始衍之後二字新序善謀篇
載此事亦云患在一國之後蓋後人據誤本穀梁增之
後二字也

宮之奇諫曰語曰

公遂僭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
幣重必不便於虞虞公弗聽遂受其幣而僭之道宮之
奇諫曰語曰唇亡則齒寒其斯之謂與挈其妻子以奔
曹家大人曰下諫字衍晉國之使者云云宮之奇諫虞
公之詞也故終之曰虞公弗聽其語曰唇亡則齒寒云

云則宮之奇知虞將以退而私論也故終之曰擊其妻
子以奔賈明前說爲諫其君而後說則否也當爲宮之
奇曰不當有諫字蓋因前宮之奇諫曰而衍也五年左
傳曰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
也云云弗聽許晉使此宮之奇諫其君而弗聽也而其
下又曰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
更舉矣則宮之奇將欲去虞私論其必也與此正相
似。

勤雨也

冬十月不雨傳曰不雨者勤雨也范注曰言不雨是欲

得雨之心勤也。釋文勤如字。糜氏音覲集韻去聲二十
二稊。勤渠吝切。憂也。春秋傳勤雨。糜氏說家大人曰。糜
說是也。勤字平去二聲皆可讀。下年春王正月不雨傳
曰。不雨者勤雨也。又四月不雨傳曰。一時言不雨者閔
雨也。六月雨傳曰。雨云者喜雨也。案閔者憂之甚也。轉
之則爲喜。然則勤雨閔雨皆憂雨也。文二年自十有二
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傳曰。歷時而言不雨。文不憂雨也。
文不憂雨正與僖之勤雨閔雨相反。傳言僖公以不雨
爲憂。故曰不雨者勤雨也。若曰欲得雨之心勤則非其
意矣。問喪曰。哭泣無時。服勤三年。鄭注曰。勤謂憂勞。呂

氏春秋不廣篇勤天子之難高注曰勤憂也詩序曰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楚辭七諫曰居愁勤其誰告令獨永思而憂悲是古謂憂爲勤也魏人尙通古訓故糜信訓勤爲憂至晉而寢失其傳矣。

哆然

四年傳於是哆然外齊侯也疏曰哆然疏外齊侯哆然寬大之意也引之謹案寬大之意與疏外無涉楊說非也爾雅哆離也邵氏正義曰穀梁傳云於是哆然外齊侯也哆然離散之貌哆音義同此說是也外齊侯則有離散之心狀其離散故曰哆然家大人曰荀子王霸

篇。四方之國有侈離之德。侈亦離也。侈與哆同。

諸侯相見曰朝

五年。杞伯姬來朝其子。傳曰。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諸侯相見曰朝。伯姬爲志乎朝其子也。伯姬爲志乎朝其子。則是杞伯失夫之道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非正也。故曰。杞伯姬來朝其子。參說也。引之謹案。非正也。下諸侯相見曰朝六字。與下句義不相屬。蓋涉下文而衍。唐石經已有之。案此先釋杞伯姬來四字。言婦人既嫁。不當踰竟。而今踰竟者。是爲志乎朝其子也。爲志乎朝其子者。是伯姬而非杞伯則

杞伯失夫之道矣。故并譏杞伯下。文諸侯相見曰朝云云。是言伯姬之子非諸侯不當待以諸侯之禮。諸侯相見曰朝六字正對非諸侯者言之。以譏魯侯之失禮。與上文譏伯姬者不同。然則上文不當有此六字明矣。

塊然

王世子。子也。塊然受諸侯之尊已而立乎其位。是不子也。疏引徐邈云。塊然安然也。引之謹案。書傳無訓。塊爲安貌者。徐說非也。今案。塊然獨尊之貌。荀子君道篇。塊然獨坐而天下從之。如一體。東方朔荅客難曰。塊然無徒。靡然獨居。字亦作傀。荀子性惡篇。傀然獨立天地之

閒而不畏揚注曰儂與塊同獨居之貌也楚詞七諫塊
兮鞠王注曰塊獨處貌哀時命塊獨守此曲隅兮凡言
塊者皆獨貌也。

是何與我之淡也

十年傳世子已祠致福於君麗姬以醜爲酒藥脯以毒
君覆酒於地而地育以脯與犬犬以君喟然歎曰吾與
女未有過切是何與我之淡也與我之由范氏無注家
大人曰方言子儻也子與古字通與我之淡儻我之淡
也成二年左傳言我與女爲父子以來未有過切何儻
也曰儻我必甚我一至於此也

春王正月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庚午日有食之

宋本以下皆如是

后經正

作三引之謹案日食必於朔杜氏春秋長曆是年三月庚午朔則作三者是也若正月則長曆以爲辛丑朔非庚午矣左氏公羊皆作三。

出惡正也 正在大夫也

十九年傳梁凶出惡正也范注曰正謂政教引之謹案正卽政之借字也又襄十六年傳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正在大夫也范注楊疏皆無解釋案正亦當讀政言當時政在大夫故諸侯會而大夫盟也與上文失正之正

異義古政事之政或通作正。小雅節南山篇不自爲政。緇衣引作正。天官箋人掌冰正。故書正爲政。文六年左傳棄時政也。漢書律厯志引作正月令。班馬政呂氏春。秋仲夏紀政作正。

其爲主乎救齊

二十年秋齊人狄人盟于邢。傳曰邢爲主焉。耳邢小。其爲主何也。其爲主乎救齊。引之謹案爲主乎救齊。上不當有其字。蓋涉土句而衍。自唐石經已然。而各本皆沿其誤。二年虞師晉師滅夏陽。傳曰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其先晉何也。爲主乎滅夏。

陽也。文義正與此同。

無幸焉

二十二年傳楚眾我少。鼓險而擊之。勝無幸焉。范注曰：若要而擊之，必可破，非僥幸也。家大人曰：宋非楚敵，但可僥幸以取勝耳。無猶莫也。廣雅曰：莫，無也。是無與莫同義。乘其在險擊之而勝，莫有幸於此者矣。謂之幸者，難得之時，易乘之勢，偶爾值之者也。左傳曰：勅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是幸之義矣。范注非。

何以爲道

人之所以爲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爲人言之所。

以爲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爲言信之所以爲信者
道也信而不道何以爲道引之謹案末二句謂信不合
於道則不成爲信也不當云何以爲道何以爲道當作
何以爲信上云信之所以爲信者道也故下云信而不
道何以爲信與人而不能言何以爲人言而不信何以
爲言文義正同寫者誤言爲道耳唐石經已然鈔本北
堂書鈔藝文部五引此正作何以爲信

陳禹謨本又
改信爲道。

亾乎人之辭也

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十郊不從乃免牲傳曰乃者亾乎
人之辭也引之謹案亾讀存亾之亾。亾者不在也。亾乎

人言其過不在於人也。人謂有司也。四十郊不從，乃僖公不敬，以致天譴。非羣有司之過，故曰乃者。亾乎人之辭也。謂其過不在有司而在僖公也。成七年春王正月，鷩鼠食郊牛角，改十牛。鼯鼠又食其角，乃免牛。傳曰：改十牛，鼯鼠又食其角，又有繼之辭也。其緩辭也。曰亾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乃免牛，乃者亾乎人之辭也。以上成七年傳，謂其過不在有司而在成公也。范注曰：國無賢君，天災之爾，非有司之過是也。宣三年成十年之乃不郊，襄七年之乃免牲，傳竝云乃者亾乎人之辭也。義與此同。宣八年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

乃復傳曰乃者亾乎人之辭也復者事畢也不專公命也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烝傳曰爲若反命而後卒也以上宣八年傳蓋公子遂未將事而反進退不以公命是專也而春秋諱之曰乃復使若事畢而反命者然於遂爲容隱之詞正以譏宣公之闇於使人也故曰乃者亾乎人之辭也人謂遂也言其過不在遂而在宣公也范注僖三十一年亾乎人云若曰無賢人也注宣八年亾乎人云言魯使不得其人皆誤以亾爲無以人爲賢人不知凡言亾乎人者皆謂不在乎人也荀子王制篇制與在我亾乎人與讀爲舉古字多以與爲舉說見禮記選賢與能下舉皆也

言制皆在我而不在人也。是亾與不在同義。管子戒篇
邪行亾乎體。違言不存口。言不在體不在口也。莊子田
子方篇其在彼邪。亾乎我在我邪。亾乎彼言不在我不
在彼也。淮南詮言篇物物者。亾乎萬物之中。高注曰。不
在萬物之中也。互見禮記亾於禮下。

進不能守

三十三年傳。秦越千里之險。入虛國。進不能守。退敗其
師。疏標進不至始也。五字。釋曰。舊解進不能守。謂入滑
而去。退敗其師。謂敗於殽也。本或別進字者。引之謹案。
進不能守。當作不能守。進不至始也。當作不能至始也。

舊解進不能守。當作舊解不能守。本或別進字者當作本或別有進字者。蓋疏所據本不能守。上無進字。不能守。即承入虛國言之。秦師入滑而去。故傳云。入虛國不能守。疏云。舊解不能守。謂入滑而去也。後人以下云。退敗其師。而增進字以爲對。文則義不可通。守以處言。非以行言。何進之有乎。疏既據無進字者作解。又存有進字者於後。故曰。本或別有進字者。但記別本不用其義也。自唐石經誤從別本作進不能守。而諸本因之。後人又改楊疏以從已誤之傳文。而原本幾不可復見。幸有疏之末句以進字爲別本。猶可知正本之無進字耳。

下闇

文六年傳。上泄則下闇。下闇則上聾。且闇且聾。無以相通。闇字釋文無音。引之謹案。闇與瘖同。上泄則下瘖。謂君泄臣言。則臣莫敢言也。下瘖則上聾。謂臣不言。則君無所聞也。墨子親士篇曰。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則暗。暗亦與瘖同。遠臣則隘。晏子諫篇曰。近臣嚙。遠臣瘖。又曰。朝居殿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吾謂之瘖。上無聞則吾謂之聾。說苑政理篇曰。殿則下暗。下暗則上聾。聾暗不能相通。語意竝與此同。是下闇卽下瘖也。故范注曰。臣闇不言。君無所聞。淮南泰族篇既

瘖且齷。文字符言篇瘖作闇。潛夫論考績篇曰：羣僚舉士者以闇闇應明，經陰闇，卽音語所謂闇瘖，不可使言也。是瘖闇古多通用。闇字古讀若陰，故與瘖通。說文：闇從門音聲，喪服四制引書：高宗諒闇，論語憲問篇作諒陰，羣經音辨：闇於今切。書：高宗諒闇，何休讀此蓋本於釋文。而今本釋文無此語，則陳鄂刪之也。

故士造辟而言

范注曰：辟君也。引之謹案：造辟二字文不成義。造訓至訓適，如作適君所解，則凡入告者孰不適君所？但言適君所無以見其慎密也。且君謂之辟君所，不可謂之辟。今案辟當作膝，字之誤也。膝字左旁之月與君相似，右

旁之泰隸或作素

新莽侯鉅重五十七斤七作素，鄭固碑造膝侏緝。膝作昧。

或作素

韓勅碑漆不水解漆作漆

辟字右旁之辛或作素

北軍中侯辟作辟

或作素

周公禮數記公辟相承高

又相似故膝字爲而

爲辟矣造當讀爲蹙

古字造與蹙通大戴禮係傳篇蹙公造然失容辟子難篇景公造然

變色即蹙然也韓子忠孝篇蹙見蹙其容蹙者促也造焉即孟子萬章篇蹙見蹙其容有蹙也

蹙者促也

見小雅小

近也

考工記

蹙膝而言者君臣促膝密語

王瞻傳引滿促膝唯余二人陸倕知

不使左右聞之

也魏志中山恭王傳兄弟有不良之行當造膝諫之高

堂隆傳陛下所與其坐廊廟治天下者非三司九列則

臺閣近臣皆腹心造膝宜在無諱晉書荀勗傳孔子作

春秋左邱明子夏造膝親受南史徐伯珍傳徵士沈攸
造膝談論陸雲九監顧自獻於承閒悲黨人之造膝梁
昭明太子與殷芸令上交不詔造膝忠規造膝二字本
於此傳也舊唐書李吉甫傳慮造膝之言或不下聞常
袞授王縉侍中制累陳造膝之言彌契沃心之道造膝
之言本於此傳之造膝而言也郎中鄭固碑犯顏蹇悻
造膝危辭風俗通過譽篇諫有五諷爲上猶爲下故入
則造膝出則說辭晉書羊祜傳夫入則造膝出則說辭
君臣不密之誠吾惟懼其不及南史劉穆之傳造膝說
辭莫見其際造膝說辭本於此傳之造膝而言說辭而

出也蓋舊本多作造膝

注穀梁傳者范甯而外，尚有八家見釋文敘錄

故漢魏

六朝唐人之文多用其義促膝密語正與此傳不漏言之指相合也范本作造辟蓋傳寫之誤

無君之辭也

引之謹案穀梁傳言無君者二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賻傳曰不言使何也無君也此謂桓王未即位故曰無君也見莊九年公及齊大夫盟于暨傳曰大夫不名無君

也此謂齊人殺無知尙未有新君也言無君之辭者三女八年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傳曰司馬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又宋司城來奔傳曰司城官也其以官稱

無君之辭也。十五年宋司馬華孫來盟。傳曰：司馬官也。

其以官稱。

后經及宋本作其以俗本誤作以其

無君之辭也。蓋謂其擅權。

專國不知有君。故曰無君。無君之辭也。者謂經書司馬司城是著其專擅無君之辭也。范泰說宋司馬華孫曰：擅權專國不君其君。緣其不臣。因曰無君。故書官以見專。然則經八年之書司馬司城亦謂其專擅無君明矣。七年傳曰稱人以殺誅有罪也。此宋人殺其大夫司馬亦稱人以殺。則有罪可知。司城來奔亦有罪不容於宋可知。所謂罪者專擅無君之謂也。故書官以見之。而鄭氏乃云殺其司馬無君人之德非也。經既稱人以殺以

明有罪則非君之矣殺矣何又責其無君人之德乎且八年十五年同一書官同一無君之辭而前後異訓無是理也。

不以難介我國也。

十五年秋齊人侵我西鄙傳曰其曰鄙遠之也其遠之何也不以難介我國也范注曰介猶近也釋文介音界

引之謹案古無訓介爲近者介當爲介介古邇字。

荀子禮論

篇介則疏哀公篇不可以身介也楊注並曰介與邇同斥彰長田君碑佗覆邇尔卽邇邇字。

形與介

相似故譌爲介莊十八年夏公追戎于濟西傳曰其不言戎之伐我何也以公之追之不使我邇於我也彼注

曰。邇猶近也。不使戎得逼近於我。釋文邇如字。一本作介。音界。十九年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傳曰。其曰鄙。遠之也。其遠之何也。不以難邇我國也。釋文邇如字。本又作介。音界。今案介亦介之譌。介古邇字。故邇字別本作介。陸氏竝音界。失之矣。召誥。比介于我有周御事。七經孟子考文曰。古本介作迓。迓卽邇字。考傳比介解比近。恐經文作比邇爲是。蓋古作迓。後字畫蝕滅。誤作介字。以上考文說。今案比介亦比介之譌。介古邇字。非由迓字蝕滅也。鹽鐵論非鞅篇引桓十五年公羊傳曰。未言介。祭仲公也。今本介譌作介。

地而後伐鄭

宣元年。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傳曰。于棐林。地而後伐鄭。疑辭也。此其地何。則著其美也。引之。謹案地而後伐鄭。當作地而後伐。言地而後伐者。疑辭也。此春秋之例也。而此經之地。則非疑辭。乃著其美也。桓十五年。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傳曰。地而後伐。疑辭也。此傳卽承前傳言之也。伐下不當有鄭字。凡地而後伐者。皆疑辭。豈獨伐鄭爲然哉。唐石經始衍鄭字。

暴彈

二年。傳。靈公朝諸大夫而暴彈之。范注曰。暴。殘。暴。引之。

謹案暴訓殘暴則與彈字文義不相屬今案暴者猝也
謂猝然引彈而彈之也呂氏春秋察今篇灘水暴益高
注曰暴卒也卒與猝同史記主父偃傳吾日暮塗遠故
倒行暴施之索隱曰暴者卒也急也。

孰爲

趙盾曰天乎天乎予無罪孰爲盾而忍弑其君者乎范
注曰迴已易他誰作盾而當忍弑君者乎釋文曰孰爲
盾絕句家大人曰范訓爲爲作謂誰作盾而當忍弑君
義甚迂曲陸又讀孰爲盾絕句皆非也爲猶謂也言誰
謂盾而忍弑其君也

禮論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
家評公西赤問篇作孰爲。

公羊

傳曰趙盾曰吾不弑君誰謂吾弑君者乎是其證矣古
書爲字或與謂同義楚筮賁諸懷錐刃而天下爲勇西
施衣褐而天下稱美爲勇卽謂勇也孟子公孫丑篇管
仲曾面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言子謂我願之
也告子篇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言謂是其智弗
若也爲與謂同義故二字可以互用文王世子曰父在
斯爲子君在斯謂之臣莊子天地篇曰四海之內其利
之之謂悅其給之之爲安盜跖篇曰今謂臧聚曰女行
如桀紂則有忤色有不服之心今爲宰相曰秦策秦令
周取爲楚
王曰齊策淳于髡爲齊王曰墨子魯問篇墨子爲魯陽
君曰韓子內儲說篇嗣公爲闕吏曰商臣爲其傅潘崇

曰爲字並與謂同義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楚策
曰今爲馬多力則有矣若曰勝千鈞則不然者何也大
千鈞非馬之任也今謂楚强大則有矣若越趙魏而鬪
兵於燕則豈楚之任也爲亦謂也故大戴禮文王官人
篇此之爲考志也逸周書官人篇爲作謂莊二十二年
左傳是謂觀國之先史記陳杞世家謂作爲墨子公輸
篇宋所爲無雉兔鮒魚者也宋策爲作謂莊子讓王篇
今某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呂氏春
秋慎人篇爲作謂

周炎不志也

十六年成周宣榭災傳曰周災不志也疏曰徐邈所據本云周災至註云重王室也今遍檢范本並有不字則不得解與徐同也引之謹案徐本周災至至當爲志聲近而譌也

荀子正論篇其至意至闇也楊注曰至意當爲志意亦聲近而譌

疏曰范本

有不字不得解與徐同則志字與徐不異可知蓋外災不志

襄九年傳

而周災則志所以重王室也故曰周災志若

作周災不志則與經志成周宣榭災不合周災既不志則雖樂器之所藏亦不當志矣經何以書成周宣榭災乎當以無不字爲是周災志者起下文之辭言周災固當志經不直云成周災而舉宣榭者以其樂器所藏重

之也故曰周災志其曰宣榭何也以樂器之所藏目之也。

季孫行父禿至必自此始矣

成元年冬十月傳曰季孫行父禿晉御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眇於齊齊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蕭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聞於客客不說而去相與立宵罔而語移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范注曰穀梁子作傳皆釋經以言義本有無其文而橫發傳者宵疑經冬十月下云季孫行父如齊脫此六字引之謹

案左氏公羊冬十月下皆無季孫行父如齊之文不應

穀梁獨有且春秋例不遺時無事亦書冬十月

見桓元年不

必實之以事也竊疑季孫行父禿以下當在二年戰于

鞏傳之末蓋帥師與齊侯戰于鞏者有季孫行父晉卻

克衛孫良夫曹公子手四人傳於是追敘齊患所起因

慢此四人之故而及前此四人同時聘齊之事亦猶僖

十年晉殺其大夫里克傳因而追敘申生之外文六年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傳因而追敘襄公之漏言定四年

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舉傳因而追敘子胥之干

闔廬蔡侯之拘南郢也鎔簡在冬十月下耳公羊敘齊

患之始與此略同而於經文盟于袁婁下始追敘之穀梁或亦相似也。

不可

二年傳國佐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胤來則諾以蕭同姪子之母爲質則是齊侯之母也齊侯之母猶晉君之母也晉君之母猶齊侯之母也使耕者盡東其畝則是終土齊也不可范注曰不可謂若不許已言引之謹案范以左傳云晉人不可賓媚人曰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脩一故以不可爲不許已言不知此傳不可二字與則諾相對爲文不可者謂郤克之後二說不

可行也。公羊傳曰：與我紀侯之廟，請諾。反魯衛之侵地。

請諾，使耕者東甌，是則土齊也。曰不可。疏引一本有此三字，說見公羊

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曰

不可。今本脫何注上曰不可，則晉悉以齊為土地，是

不可行。注下曰不可，則言至尊不可為質。彼文曰不可

與請諾相對，猶此文不可與則諾相對也。當如何氏公

羊注作解，若以不可為不許，已言則文義下屬請壹戰

句。上文以蕭同姪子之母為質，云云遂成不了之語矣。

梁山

五年。梁山崩。范注曰：梁山，晉之望也。疏曰：詩云奕奕梁

山是韓國之鎮霍陽韓魏晉之地故云晉之望也引之

謹案此梁山非詩之梁山也詩之梁山在涿郡良鄉縣

北乃灤水所經

見水經灤水注

去河甚遠不得云梁山崩墜遏

河三日不流其韓城在涿郡方城縣

永經聖水注引王肅注

與燕

甚近故詩曰溥彼韓城燕師所完非在晉地之韓也此

梁山則在馮翊夏陽縣西北臨於河上

見爾雅

故梁山

崩壅遏河三日不流夏陽春秋之梁國

見桓十年左傳杜注

亦非

韓也

夏陽今之韓城在河西韓魏之韓在河東非今韓城也辨見顧氏日知錄

自厚成箋詩

始誤以奕奕梁山爲夏陽之山又誤以韓城爲晉所滅

之韓國

辨見日知錄

而隋人遂改夏陽爲韓城縣楊氏不能

糾正而承用之疏矣。

是以知其上爲事也

九年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展申莒潰傳曰。大夫潰莒而之楚。是以知其上爲事也。惡之。故謹而日之也。引之謹案。知字義不可通知。當爲叛。范注曰。臣以叛君爲事。依經爲說也。疏曰。今此莒帥眾民叛君。從楚故。變文書日。以見惡。又僖四年疏曰。莒潰書日惡。大夫之叛。故謹而日之。則此傳作叛其上。甚明。唐石經始誤爲知。左傳尙存其半。右勇日字全。

上雖失之下孰敢有之

十二年周公出奔晉傳曰周有入無出其曰出上下一

見之也

上謂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下謂今周公出奔

言其上下之道無以

存也上雖失之下孰敢有之今上下皆失之矣范注曰上雖有不君之失下莫敢效不臣之過今復云周公之出則上下皆有失矣疏曰僖二十四年傳云雖失天下莫敢有也謂王雖出鄭不敢有之以爲國也此云上雖失之下孰敢有之謂上雖有不君之失臣下孰敢放效爲之觀經立說故二處不同也引之謹案如范注則是下孰敢效之非孰敢有之矣今案上雖失之下孰敢有之卽僖傳所云雖失天下莫敢有也言前此天王之出

雖失天下而諸侯莫敢有其國周道未大衰也。今周公出奔則又失其爵位與采邑是不獨上有失位之時而下亦然。故曰今上下皆失之矣。所謂上下之道無以存也。存與亡相對存則不失其爵祿。亡則失之矣。豈過牛之謂乎。

薦其美也

十七年傳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家大人曰美當爲義字之誤也。祭統云唯賢者爲能盡祭之義。又云其德盛者其志厚。其志厚者其義章。其義章者其祭也。敬故曰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

義也。非享味也。若云薦其美則與非享味之意不合矣。自唐石經已然而各本皆沿其誤。藝文類聚禮部上。初學記禮部上。太平御覽禮儀部四引此竝作薦其義。

是大夫張也

襄三年傳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引之謹案張當爲彊。疏曰禮君不敵臣陳遣大夫赴會諸侯大夫與之爲盟則是貴賤之宜而云大夫彊者諸侯大夫君在私盟故謂之彊也。案十六年大夫不臣也則不繫諸侯此云諸侯之大夫而謂之彊者此雖對君私盟慢君之意。纒至十六年積習已久不臣之情極故不繫。

諸侯

以上楊疏

是楊所據本正作疆字定六年傳城中城者

三家張也范注曰三家侈張而此不釋張字定六年傳釋文張如字一音丁亮反而此無音則作疆不作張可知不然豈有略於前而反詳於後者乎朱梁補石經始誤作張

恥不能據鄭也

九年同盟于戲傳曰不異言鄭善得鄭也不致恥不能據鄭也范注曰戲盟還而楚伐鄭故恥不能終有鄭家大人曰方言據定也戲盟還而楚伐鄭是諸侯不能定鄭也史記白起傳曰趙軍長平以按據上黨民按據猶

安定也。

沒鄭伯

十年傳沒鄭伯。逃歸陳侯致祖之會存中國也。范注曰：沒猶引也。鄭伯髡原爲臣所弑而不書弑，此引而致於善事，引之謹案。沒引之解義甚迂。回鄭伯爲臣所弑而不書弑，豈沒引之謂乎？沒疑當爲沒，沒者終也。見士昏禮及檀

以注說文作歿，又作歿。

古謂以壽終爲得沒，魯語曰：將壽能得沒

是也。不以壽終爲不沒，檀弓曰：不沒其身是也。鄭伯爲

臣所弑是不沒其身者也。而經不書弑而書卒。

七年經傳使

若令終得沒者，然故謂之沒鄭伯。沒鄭伯者，卒鄭伯也。

卒亦終也。曲禮曰：壽考曰卒。卒猶沒也。沒與沒形相似而誤耳。

非圍而曰圍，齊有大焉，亦病矣。

十八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傳曰：非圍而曰圍齊。句有大

焉，亦有病焉。非大而足同與。音餘，監本與，誤作焉。今據陸音，揚疏唐石經改諸

侯同罪之也。亦病矣。引之謹案：非圍而曰圍齊，句絕有

大焉，亦有病焉者，猶言大齊也。亦病齊也。病齊謂罪齊

也。非大而足同與者，承上有大焉而言。言齊若非大國

何須諸侯同圍之也。諸侯同罪之也。亦病矣者，承上亦

有病焉而言言諸侯既同罪之則齊亦有罪矣倍六年傳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病鄭也著鄭伯之罪也文義略與此同范讀非圍而曰圍爲句齊有大焉爲句又以亦病矣爲病諸侯與上文不合皆失之。

車軌塵

昭八年傳車軌塵范注曰塵不出轍家大人曰范以軌爲轍非也車轍塵則文不成義子謂軌者循也謂後車循前車之塵不得秀出也賈子道術篇曰緣法循理謂之軌是軌與循同義史記天官書月五星順入句軌道謂順入大微循道而行也

韋昭注漢書亦誤解軌又云字辨見讀書雜誌史記

其逆入。句若不軌道謂逆入大微與不循道而行也彼言軌道猶此言軌塵。且車軌塵與馬候蹄對文則軌非車轍明矣。

一事注乎志

十一年傳一事注乎志所以惡楚子也。范注曰。一事輒注而志之也。引之謹案。注字義不可通。注當爲詳。詳字左旁草書與之相似。右旁與主相似。故詳誤爲注。詳乎志者。詳于志也。已書楚師滅蔡。又書執蔡世子友以歸。又書用之。一事而志之甚詳。所以惡楚子之強暴也。故曰。一事詳乎志。所以惡楚子也。春秋之義甚美。甚惡。皆

詳其事。成九年襄三十年傳並曰。詳其事。賢伯姬也。此傳一事詳乎志。所以惡楚子也。皆謂詳志之以示法戒。范云。一事輒注而志之。注亦當爲詳。謂詳其事而志之也。釋文注乎。張具反。又之。住反。則唐初已誤爲注。不始於石經矣。

奔而又奔之

二十一年。蔡侯東出奔楚。傳曰。王父誘而殺焉。父執而用焉。奔而又奔之。曰。東惡之而貶之也。家大人曰。此言蔡侯之祖父皆爲楚所殺。及其出奔。乃又不奔他國而奔楚。是忘祖父而自安於讎國。故惡而貶之也。范注曰。

奔既罪矣。又奔讎國。惡莫大焉。失之。

此皆無公也。

二十八年夏四月庚子。叔倪卒。傳曰。季孫意如曰。叔倪無病而歿。此皆無公也。是天命也。非我罪也。范注曰。言叔倪欲納公。無病而歿。此皆天命使魯無君。爾疏曰。叔倪之卒。事無公。而曰皆何。解經言宋公佐卒于曲棘。傳言邠公也。今叔倪復卒。傳曰皆無公也。傳上疑脫故字引之謹案。無公乃宋公叔倪之事。故曰此皆無公。下句方言天命耳。豈得亂其次序。而曰此皆天命使魯無君乎。今案無公之無。當讀譙譙。古謨字。爾雅曰。謨。謀也。集韻。謨。古

作讒管子形勢篇讒巨者可與遠舉謂謀太也

說見管子雜志

讒公者謀納公也言違天者不祥宋公叔倪之歿皆以謀納公故故曰叔倪無病而歿此皆讒公也謀納公者皆歿則是天之不使公還非我不納公也故曰是天命也非我罪也上文宋公佐卒于曲棘傳曰邠公也注曰邠當爲訪訪謀也言宋公所以卒于曲棘者欲謀納公訪也讒也皆謀也古字多假借後人失其讀耳

退而屬其二三大夫

定十年傳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爲范注曰

屬語也。家大人曰：書傳無訓屬爲語者，屬會也，聚也。孟子梁惠王篇，乃屬其耆老而告之。呂氏春秋，順民篇，於是屬諸大夫而告之。趙岐高誘注，竝曰：屬會也。屬其二三大夫，但言會齊之諸臣，下曰字，乃及齊侯之語耳。屬而後語，屬非語也。

經義述聞第二十五。